

一座村庄的历史,从一口与大地体温息息相通的古井开始——井泉,滋养一波波孩童落地生根,抽枝长叶,开花结果。有村庄的地方就有水井,有水井的地方就有女人。

三十年前的赣中乡村,漫长冬日总有霜雪。当大地藏起繁华,积雪、重霜覆盖山峦、田野。弯弯的山路,低矮的瓦房,飞鸟不至,世界冰凉。那口老井仍是鲜活的,滴水成冰的早晨,女人挑起木桶,冲破雪雾走向旷野。泉水汩汩涌流,自由呼吸吐纳,如母亲温暖的胸口怦然心跳。井面升起温润水汽,带给女人无限激情。拨开雪泥,弯腰取水,冻裂的手指间传来丝丝缕缕温暖情意。

拖家带口流徙的一群人,在掘井及泉的南山脚下,打桩,奠基,建祖屋——为青青河洲上一眼丰沛山泉,歇下流浪的脚步。我出生的那个小村,因此得名“古洲”。

群山拥簇的椭圆形小山村里,这口老井安然卧卧蜿蜒村道边,回字形青石板小路引向幽深井台,浓密藤萝笼罩井面,山泉水从石壁突兀岩缝间涌出,凝神静听,啾啾轻响。夏日炎炙时,过路的人来井边,掬一捧井水抹脸,咕咕咕,一口气灌上几口,清凉甘甜直入肺腑,满身热汗顿消。这份清凉,即便盛夏骄阳,也不可贪心消受——久坐,非着凉不可。

走进一片新天地,开疆扩土的男人如盘古,以脚步丈量,用眼睛勘测,胸口俯贴地面,为找准一眼山泉深藏地底的隐秘出口,如同探索一颗绵里藏针的女人心,充满冒险与激情。并是稀罕的,稍有不慎,就白费力气,满盘皆输,还得继续不停寻找。

当男人以智慧加蛮力打开一口新泉,冰凉山泉带着泥沙喷涌四射,他抹去额头流淌的热汗,给混沌初开的村庄带来生命的源泉。挖井的是男人,爱井的是女人。男人起身跳出井来,甩甩身上泥水,把与水井有关的单调长久的日子,交给女人。三日后,清晨,井水清澈透明,女人探进身子理一理乱发,看井底的那个人儿,比镜子里的自己更美。

女人日日照临,脚步细碎,来到井台

边,肩头一对大木桶挑起生命的渴望。聚族而居的男人和女人,生了一窝又一窝葫芦瓜似的孩子,子孙蔓草般生长。那口古井也开花了……时光流转,初来的百来人口,繁衍出两千余人的大家族,一口古井带出十八个女儿,清凌凌散落山村各个角落。

生儿女的女人似女娲,她恋着一口井泉清流,痴痴守护村庄生命的清静。井泉是波澜不起的女人心,是女人清亮透明的眼睛。

看着井泉无声无息没日没夜流淌着,并不搅扰心底一轮明月溢满清辉的脸,她惆怅眉眼,亦如山泉活泛起来。再苦再难的日子,仍盼着涌出井泉的甘甜。

井的沉静与清高,人神共知。她总与你保持着距离,或山脚,或田边,或河湾,不染人气污浊,拒绝牲畜腌臢。若是有人不守规矩,胆敢在井泉上游、周围乱建牛栏、厕所,亵渎了井神,不出几年,清井必然变混浊,甘冽山泉水变得又苦又咸。此时,任男人再怎么下死力淘干、清洗,被冒犯了的水井再也回不去最初清明如玉的好模样。

井泉不疾不徐,水满则溢,源源不断,至清有鱼,够你渴饮,一如山里女人绵绵不绝的柔情。倘若男人心生妄念,挖掘过深,超出极限,甘甜的山泉一溜儿全跑光,徒留满井干泥沙,千呼万唤不再回来。“泉眼无声惜细流”,她的节制,女人引为千古知音,深情款款,不乏不溢,不停不休。

有老屋的地方就有池塘,有池塘的地方就有男人。

“树之榛栗,椅桐梓漆,爰伐琴瑟。”三百多年前,从四川盆地迁入赣中山林的先祖,开基建祖屋,请得堪舆师看定祖宗神位、规划四周边界之时,便发了大屋门前安置一口水塘的宏愿,塘边当然是要栽树

井与塘的对话

唐咏梅

的。祖上先人,不是种桃种柳春风,是种“榛栗”,榛子、板栗,老人孩子爱吃,也是敬神的珍品;还种“椅桐梓漆”,秀木成材,是制作古琴的嘉树。

于是,两千多人口的小村,五六百户人家,平常百姓家有三开间的老屋门口坪场边,就有半亩到一亩大小池塘。

爷爷每天起早,第一件事就是坐在屋前坪场上,嘴里衔一根长竹杆烟筒,看着清水池塘。

爷爷说,挖塘的时候是辛苦。爷爷全身只着一件裤衩,整个人落在泥坑里,一挑挑土坷垃,一块块大石头,都得搬离,最苦最累的活,男人干;松软肥泥摊平作菜园子;大小石块砌一道弧形塘坎;当中留个缺口,通往河边、田渠,装上鱼篓。

一家人住进新屋时,门前小树已栽下,一口新池塘放满水,波光潋滟,心也荡漾。

新起一口池塘,春上投放几勺蝌蚪大小的鱼苗,眨眼不见了踪影。山涧、河渠、水田垄沟里匀出一管拇指大的长流水,日日夜夜,漫过塘口,溢出,回流河床、田垄间。

爷爷一天天起大早,点起一支竹烟杆,眼睛紧盯水面。一池清水空明如镜,这时,他总疑心那几块钱鱼苗确是化成了清水。

一晃到了六七月间,外边塘坎下,早春蒔下几株茭白,已抽长叶子挺直了腰杆。一大早,翠鸟轻巧身子荡悠悠,金色细爪猛一蹬,箭一般扎入水里又亮翅飞起,一身蓝靛滚落细密水珠。

小翠鸟嫩黄尖喙叨着一条三两寸长小白鱼,“翠——哩——哩”,欢叫着飞远。

爷爷搁下烟杆,割回满满一筐青草,一把一把撒向池塘。平静的水底,霎时如春日里青芒破土,钻出数不清的小鱼儿,

婴儿似的小嘴张开,你挨我挤形成一道道回形波纹。

隔三岔五的年头,新塘变成了老塘。一口水塘的丰饶馈赠,总是超出了我们的想象。

冬至过后,捡个大晴天,干塘起大鱼。打开缺口,慢慢放水,大鱼不时跃出水面。竹竿子扑进深塘底,爷爷把一条条两三斤重的大鱼抓起,一斤半斤的留着。起完大鱼,起塘泥,糊糊似的黏稠,用粪箕沥起,倒进菜园沟垄里,来年种瓜点豆添作家肥。

正掏着,手被狼咬一口,双手深入泥底,猛地一翻,嘿!好沉,一只大甲鱼,四肢乱蹬,肚皮雪白。当晚就炖了,左邻右舍围一大桌子,都来尝一口鲜汤。

更巧的是,有时挖到塘坎边半干泥团,敲开,一团着黑黄麻衣,满肚皮雪白的石蛙,眼睛紧闭着,几十只,害羞似的,紧紧搂在一块儿,扯也扯不开……爷爷心里起了怜惜,拣一处干净暖和的石缝,把那一团带着黏液的肉塞进去,捂上一坨泥。

山洪来时,水塘混浊激荡,兴风作浪;久旱无雨,水塘干瘪无神,哀求着你给它吹一口仙气。

门前一口水塘,它是流俗的,善变的,天干它也干,天降豪雨,它也张狂,也满溢。

水塘眼看就要见底,池底鱼儿奄奄一息,早晚浮出水面,张开大口,等待救援。这会儿,男人的胸口是疼的,仿佛让他忆起了曾经有过的焦渴,死鱼似的翻起白眼的恐惧。他要奋起,他要拯救。

他从最远的山泉水沟,引来一道筷子嘴那么细的水流,一点一滴,满塘鱼儿就得救了。

清水养鱼、虾,塘泥种清荷、育肥藕;污泥倾覆菜地里、果树下,一年四季百蔬丰饶、花果飘香。塘坎下,齐整整一排茭白,一到夏初,雪白笋子又肥又嫩。新起的青鱼热油红烧,拌上素丝茭白,荤素搭配,便是一道诱人的时鲜。

我家门前一口水塘,幸得一眼隐泉眷顾。清凉,从万壑青山深处逶迤而来……

河下半副绝联的另一传说

赵长顺

许多人来河下,总喜欢在文楼“小大姐,上河下,坐北朝南吃东西”一面墙上的半副对联前驻足,并对半副对联的传说津津乐道。

相传乾隆皇帝喜欢舞文弄墨,常常出一些奇怪的对联给群臣们对。尤其他与纪晓岚之间相互对对子的故事,坊间脍炙即是。有一年乾隆皇帝南巡路过淮安,他带纪晓岚等人微服出游河下,听说文楼是当地文人雅士经常相聚的地方,并有出对子赌食的文化,遂亲临文楼。不料,君臣二人刚一进门,即被当地一姑娘挡住,并随口出了这上联:“小大姐 上河下 坐北朝南吃东西 ”,要来者对下联。小大、上下都是反义词,河下又是一个地名,坐北朝南吃东西指的是四个不同的方向,而东西又是一个事物。下联是空白的,纪晓岚当时没有对上,乾隆皇帝也没有对上,成为至今无人对得工整的对联。

其实, 这半副对联还有另外一个传说,为清道光年间的宰相汪廷珍所对,却鲜为人知。汪廷珍为河下人,乾隆年间高中“三鼎甲”之一的“榜眼”。汪廷珍在京城做官,十分热爱家乡。他经常在文武百官前夸赞家乡名胜古迹众多,人文荟萃,不论男女,人人都精通诗词歌赋,就连一些童子也会吟诗作对。说者无意、听者有心。与汪廷珍同在京城做官的一位巡抚大人有一次正好路过淮安,他想,何不在这里逗留几天,看看名胜古迹,试探一下汪廷珍所言是真是假。

当他的官船在淮安西门运河码头上停下后,城里官员和盐商听说巡抚大驾到,都前来迎接,并陪同他游玩了几天。他看淮安城里的一条河叫文渠,有一座塔叫文通塔,有一座楼叫文楼,有一座庙叫文庙……官员与盐商谈吐不俗,他暗自佩服,果然名不虚传。有一天,他在板间游玩,见一位老者在看心,心想,何不考一考这老者,看他是不是像汪学士所说的,人人都会诗词。于是,他假装是问路的,与老者攀谈:“老先生,去淮安城怎么走啊?”老者给他指路说:“前面是河下,过了河下就望见城了。”巡抚又问:“您老兄弟几个?”老者答道:“兄弟三个,我是老三。”巡抚说:“那你是老少爷了啊?”老者说:“别人也这么称呼我。”巡抚又问道:“听说你们淮安人人都能吟诗作对,我不妨出个对子给你对对?”老者看来人穿着谈吐不凡,并没有回答巡抚作不作对。想不到巡抚的上联已经脱口而出:“老少爷,开关闸,瞻前顾后看左右。”老人听后,只字未答,只是指着一个向河下走去的女人,然后看着她在那坐北朝南吃东西。

巡抚到达京城后,与汪廷珍交流在淮安的感受。他说:“淮安确实名胜古迹众多,文人雅士也不少,但老少皆能吟诗作对也言过其实了。”汪廷珍问何以见得?他将出对子给看闸的老者对,没对上来的前后经过又叙述了一遍。汪廷珍听后哈哈大笑道:“人家老者已经对出来了,是给你面子没有明说出来。”巡抚问:“此话怎讲?”汪廷珍信口说:少女者,淮安称小大姐也,向河下而去便是上河下,坐北朝南吃着什么东西,即“小大姐,上河下,坐北朝南吃东西”,比你上联更工整呢。这位巡抚对汪廷珍的智对对联真是心服口服。

沁园春·八一礼赞

钱从顺

黑夜茫茫,动地惊天,枪响南昌。举仁人志士,腥风血雨;鸿鹄骨气,漫道霞光。赤胆雄心,抗倭反蒋,推倒“三山”旧制亡。党指引,让中华巨变,龙跃东方。 忠魂光大弘扬,誉中外,雄师战虎狼。数援朝抗美,救灾抢险;维和反恐,卫国巡疆。“四有”精神,为民亮剑,陆海空天气宇昂。红星闪,显勋功卓著,砥柱中梁。

朝玉阶·咏“八一”

张艺华

风卷红旗猎猎飘,楚江吴水怒,起狂涛。千年仇恨怎能消?工农齐振臂,舞戈刀。 喜看豪杰聚罗霄,军民多壮志,马萧萧。征程回首慨吟骚。枕戈而待旦,尽除妖。

杏林英華

上海黄斌敬奉 庚子年 杏林英華

名畫張公 先生

陆春桂书



五彩线谱 赵进摄

听取蛙声一片

董青春

许多年前生活在农村时,每到夏秋季节的晚上,月光朗朗地映照在乡野里,夜风中飘漾着水稻、薄荷、大豆等庄稼的清香味儿,村里村外沟渠河边萤火虫飞舞,青蛙鸣唱声此起彼伏,总觉得乡村的夜晚是那样的恬淡、宁静和美丽。

每年进入夏季,田野里便有了青蛙的叫鸣声,起先是偶尔一两声的,以后每天晚上的叫鸣声变得越来越稠密,越来越响亮。在乡村的早晨或傍晚,沿着水稻田埂、荷田旁、沟渠和池塘边随便走走,便会看到青蛙的身影,便能领略到青蛙鸣叫的韵律。青蛙们或潜伏在庄稼的下面、或躲藏在沟渠的水边、或蹲坐在宽阔的荷叶上,一听到远处传来脚步声,他们便嘎然而停,敏捷地一跃而起,划出一道弧线,跳入水中,溅起一朵朵水花,泛起一道道涟漪。

夜幕降临,月挂树梢,晚风习习,炊烟袅袅,皎洁的月光洒在村庄的各个角落里。青蛙们开始登场了,刚开始叫鸣声稀稀疏疏、零零落落的,不一会儿,远远近近,蛙鸣一声声,一阵阵地传来,像一曲曲田园大合唱,响彻在村庄内外,给单调、寂寥的乡村带来了生机和活力。乡亲们扛

着农具、牵着牛羊,在阵阵蛙鸣的陪伴下,踏着月光走进围着篱笆墙的院门,坐到老槐树下的方桌旁,喝几杯地道的高粱酒,听两段收音机里的老淮调,是那样的陶醉和舒畅。邻居摇着蒲扇来串门了,扯一些家长里短的事,估摸着今年庄稼的收成,说一说来年致富的门道,蛙鸣里的村庄沉浸在无限的安宁、祥和和惬意之中……

蛙声最热闹最欢快最响亮的时候,应该是在乡村的雷雨之后。伴随着狂风的暴雨过后,乡村田野里一扫夏日雨前的沉闷、昏暗和压抑,空气变得清新凉爽了,庄稼、树木变得格外的葱绿和明亮,这时池塘里、沟渠边、田垌上的青蛙也变得异常的活跃和精神,舒畅地发出“呱——呱——呱”的叫鸣声,整齐地有节奏地回荡在乡野里。

最喜欢七八月份的夏夜,那时水稻已进入灌浆期,田间不能断水,假期里我会陪着父亲给水稻灌水,有时白天用水人家多,灌不上,只能等到晚上去稻田灌水。打开田头的闸门,水渠里的水汩汩地向稻田深处流淌。我和父亲并肩坐在田埂上等候着,天上繁星点点,近处蛙鸣阵阵,父亲吸着廉价的卷烟,飘出

一阵阵烟草味,跟我有一搭没一搭地说着村庄里发生的事情和我新学期开学的学费。田野里朦朦胧胧的,不时有青蛙跳跃水中发出的“啪通啪通”的声音。父亲赤着脚,隔一会便打着手电筒去稻田里看看灌水的情况,父亲衔着烟卷,燃烧着的烟蒂火星一眨一眨的,在夜色里特别醒目。远远地望着父亲的身影,我心里觉得是那样的踏实和温暖。我端坐在田头,遥望着十多公里外县城夜空升腾的灯光,想象着城里人生活的样子,期盼着有一天成为一个城里人,过上城里人的生活。

在清脆的蛙声中,水稻渐渐成熟,原野上翻涌着金黄色的波浪;在清脆的蛙声中,果园里的果子变得黄橙橙红朴朴的,村庄里弥漫着甜甜的果香;在清脆的蛙声中,庄稼人的脸上露出了欣喜的笑容,他们又迎来了丰收的景景。阵阵蛙鸣陪伴着村民们辛勤地劳作,收获着希望。

蛙声是乡村夏季里最悦耳动听的音乐,是大自然最纯净朴素的歌谣,有了声声蛙鸣,乡村的夏夜才充满了生气和乐趣,才不会显得寂寞和冷清,平常、艰辛的农家生活才会有滋有味、有声有色起来。